

知青曼陀罗系列
jkyqmanthulose



别在东京哭泣 東京で耐えろ

赵群 著

推理侦探小说

“完美犯罪哲学”的案例，岂能掩盖罪恶灵魂的昭彰？

本书系作者原创小说《布罗肯幽灵》精改版，曾获日本山口玄洋社向日本探侦作家俱乐部推荐金奖。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

别在东京哭泣

東京で耐えろ

推理侦探小说

赵群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别在东京哭泣 / 赵群著. 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
2014.9
ISBN 978-7-5108-3273-4

I. ①别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24027号



作 者	赵 群 著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	黄宪华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9.75
字 数	277千字
版 次	2014年12月第1版
印 次	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3273-4
定 价	32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前言
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。一名来自中国上海的女孩陶萍，在东京城铁电车上被人连刺数刀，倒在血泊中……

突遇如此凶杀惨案，车厢里另一名赴日工作的中国人罗新宇，情急中脱下风衣，将陶萍血流如注的伤口紧紧勒住……面对这个匪夷所思的社会，他的情绪悲愤而激昂，这是一次尽显英雄本色的机遇，还是一次惹火烧身的大麻烦？他的手中，紧紧地攥着女孩昏迷前，托付给他的一枚翡翠绿项链……

罗新宇和公司秘书科的女职员野田雅子，两人情投意合，俨然一对好搭档，决心对“陶萍事件”跟踪调查。在陶萍东京监护人的配合下，他们了解到陶萍的生前背景：陶萍当年上海的一个小姐妹巩雨晴，目前在东京开着一家餐厅，陶萍曾在那里打工。据说二人围绕着“药膳饺子”专利权的申报，发生过一场貌合神离、相煎太急的“苦斗”。尔后陶萍被迫辞工，并一度陷进东京肮脏的“风俗产业”中。

然而，随着调查追踪的深入，他们发现翡翠绿项链的背后，不仅隐藏着一个疯狂的杀人恶魔，还有一整套“完美犯罪哲学”体系……

第一章 1

她那靓丽的面颊，如果依然鲜艳且飞扬着神采，那将飘逸出多少醉人的美妙和无穷的欢乐啊！

他蓦然之间萌生出，宇宙间若是真有人鬼情未了的故事，那才可谓是对生命最完美的讴歌……

第二章 24

罗新宇的五脏六腑，顷刻间，尽如被炸碎了一样在胸中飞溅，撞击得他惨痛无比……这个世界简直太诡谲了，太让人啼笑皆非了，太富于量子场态的测不准性了！

第三章 47

真是社会主义的花蝴蝶，飞进了资本主义的罂粟园！其实那些罂粟花，那朵朵美丽、妖艳的花蕊里，裹藏着的不全都是海洛因嘛！

第四章 80

遥望潮汐中的海天，寻觅你生命中的小船，雾蒙蒙，情漫漫，我像只孤独的海猫，痴情地等待着你的出现……

第五章 119

大自然虽说只有一个，但是还有一个反物质世界的阴影，像个大魔咒一样依附着它……

第六章 154

他之所以同时被两个妙龄女人视为“爱”的对象，完全是因为这两个女人之间存在着恨的碰撞。她们有时升华为纯洁的天使，可爱旖人；有时沦为恐怖的幽灵，污秽可憎。在强力和弱力的能量转换面前，在爱与恨的旋涡和浊流中，总是不知疲倦地相互搏击着、游弋着、张扬着个性……

第七章 192

她似乎很喜欢这满园的绿色和幽静，也很向往幽静背后的诡秘。因为她自恃自己，已经修炼出一副杰利克猫式的灵敏，不仅学会了不畏的进取，也学会了把握惊喜和惊骇之间的张弛。

第八章 214

……最完美的和最丑陋的，其实都有异曲同工的“美妙”之处。

第九章 253

两个人的心里都很清楚，他们这次再去“陶芭蕾”，心态已经和以前截然不同了。因为陶曼丽的形象，在他们心目中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受害人立场，蜕变成一个笼罩在诡谲怪圈下的“大姐大”了，而且种种迹象表明，他们下一步的行动，恐怕要在大姐大和她身后“大哥大”的势力范围内，去进行一场虎穴追踪式的游戏了，两个人一时都陷入了片刻的沉思。

第十章 274

罗新宇立时想起日本电影《追捕》结尾时的镜头，同样是在门外的真由美，迎上前来问杜丘：“完事了吗？”杜丘回答：“完？哪里有完呢？”

第一章

她那靓丽的面颊，如果依然鲜艳且飞扬着神采，那将飘逸出多少醉人的美妙和无穷的欢乐啊！

他蓦然之间萌生出，宇宙间若是真有人鬼情未了的故事，那才可谓是对生命最完美的讴歌……

1

东京的夜晚，在罗新宇看来宛如深不见底的海。那里的幽幽之中，可谓是海景绮丽，海象环生，海沟纵横。不仅包容了他所有的想象——远比儒勒·凡尔纳现实得多的想象，也让他常有如临深渊之感。

他是一年前“下海”的。下海之人就常有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之感。他先从国内的一家单位，跳槽跳到一家跨国公司，而后又是跳跳板的一跳，跳进了该公司的东京总部工作。此刻他正掐着表，晚上7点30分整，爽歪歪着心情走出公司

宿舍楼的大门，然后就像一条旗鱼，朝城铁电车站游弋而去。

外面从上午起，就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闹春小雨。

闹春，也就意味着闹花。今年的第一批樱花，就是昨天上午在上野公园里拱开尖盔，接着泡泡糖似的一鼓作气，尽如少女初潮般地绽放了！听说最先开花的那棵樱树下，挤满了守候着的赏花人，就连来日本开唱会的麦当娜——这个美国的“大丽花”，也带着保镖赶了来，把赏花的现场，闹腾得如同演唱会一样疯狂。

他没有带伞，他穿着一件黄色风衣，就像一条黄色的旗鱼。而闹春的小雨恐怕也是闹累了，从细溜溜的雨丝变成了雨雾。

他来到车站的检票口处，晃了一下月票便匆匆挤进站台，随后一个大步流星，跨上了一列正要关门的总武线电车。

他要在晚8点半之前，赶到里兹·欧尔顿饭店去会见一位老朋友——郑美芳，现在的名字叫井内美芳，他们足足有二十年未见了。不过有些人有些事很奇妙，是会梦里幽幽天天见的，游荡在心海里不嫌烦的，郑美芳，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昨天一上班，罗新宇就接到了两份厚厚的信件。一份是好友巴长江发来的，说帮他揽到一份业余差事，翻译医学资料，并将一篇中医论文寄给了他。他将那十几页的白纸黑字电了一眼，便像捡了“狗头金”似地偷乐起来。呵呵，只要多喝几杯茶，多撒几泡尿，熬熬夜抻抻腰，就能赚它几万日元哩！善哉、善哉，真是美差！老巴目前在东京的一家健康会馆打工，他们曾是同学嘛，常常相互提携。他投桃帮他一

点小忙，他就会报李帮他一点大忙。

另一份，则是恩师姜晚成老先生从北京发来的，几乎都是复印件。姜老在信中说，他在一家海外杂志上读到一篇报道，里面讲的都是有关井内美芳的近况。说她来日本后，很快就融入了母亲的大家庭，就在家族产业的经营上崭露锋芒，就当上了里兹·欧尔顿饭店的总经理……由于姜老记起当年的罗新宇和郑美芳，曾有过一段“蹇脚恋”，于是将那份报道复印下来，并寄给了罗新宇。

嘿，这个老爷子真可爱，不仅记忆力蛮好，还叫人感动得受不了！经老爷子这么一点拨，罗新宇才如梦方醒：不是说“女大三，抱金砖，蹇脚蹦得欢”吗？那年“美芳姐”正值二八情窦初开，而他呢，也满了十三岁。看来当年的那段“蹇脚蹦”，还充分地隐喻着谶语般的色彩哩——郑美芳蹦到日本来了，如今他不也是一蹦、两蹦地蹦来了吗？谁敢说这不是“蹇脚蹦得欢”的昭示啊？不看僧面看佛面嘛，谁晓得他们以后接上头，不会重温旧梦，不会蹇着脚继续蹦下去呢？

不管怎么说，总之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”。罗新宇居然在东京找到了一直游荡在他心海里的一条鱼，一条色彩斑斓的鱼——他当年的“初恋”！罗新宇当然是一口气读完恩师寄来的那篇报道，当然马上就坐不住了，他肯定又是一蹦而起，急不可待地拨通了里兹·欧尔顿饭店的电话。呵呵，刚好井内美芳在。

“喂，你好，我是总经理井内，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”

电话被转到总经理办公室。对面传来一副蜜枣般甜甜的女中音，把罗新宇的情绪一下子带进了伊甸园。

“哦，您就是？百忙中打扰了。您，恐怕不记得我了，我姓罗，我们在北京曾是球友。”

罗新宇的心，堪比跳上了岸的鱼还悸动。但是他却不敢冒昧突兀，他只能先提示一下他们曾是“球友”。

“罗……罗先生是北京来的？”

“是啊。我曾是北京少年乒乓球集训队的，我叫罗——新——宇，噢，对了美芳姐，我那时的名字叫罗心宁，您还记得吗？”

而井内美芳当年，则是从长春市的体校升进北京体院乒乓球队的。两个人因赛事而相识。

“罗——心——宁？你是小心宁？真的，真的是你吗？”

对方显然是听到了“美芳姐”的称呼而豁然兴奋，还没等罗新宇拽出像样的问候词，那面就连珠炮似的喊起来：

“当然记得了，当然记得！那个、那个曾经陪我练过球、游过泳、吃西餐、爬上香山看红叶的‘小萝卜头’对吧，你是我的‘第一次’嘛，怎么忘得掉呢？真想死我啦！哇，屈指一数……快二十年没见啦！你过得怎样？还好吗？快跟姐姐说说。你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吧——哇哇哇，那年你十三，今年都三十三啦！哈哈，当年的小老鼠萝卜（日语水萝卜的意思），现在一定长成大根（日语大萝卜的意思）壮萝卜了吧！哦，对不起，姐姐总是这样一兴奋，就满嘴跑火车了，你可别在意哦，就像——”

“就像当年一样，你跟我妈说你要‘娶’我，我妈告诉你说，那不叫‘娶’，那叫‘招’，叫招小女婿！”

罗新宇好不容易才找到插话的机会，而且是在一直拿着

话机，还没来得及落座的情况下。

“呀，嘻嘻，连这些情节你都记着哪，真叫人不好意思，简直像裸光了似的……后来，你妈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，把我看毛了，我就全招了。我冲着你妈大叫一声，林姨，您等着瞧吧，我一定要‘娶’你家心宁，除非他先‘嫁’给别的女人！哈哈，哈哈……那是多么朦胧的年代呀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心里还麻酥酥地痒痒着哪……”

井内美芳似乎完全陶醉进逝去的云烟中。

当年他们的那段“姐弟恋”，其实只热乎了两年。之后，便随着一起轰动了全国的“叛逃案”的发生，而不明不白地结束了。

那还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。郑美芳随着一支体育代表团，到东京参加国际比赛。谁都不会想到吧，在东京的茫茫人海中，居然有位痴心不改的日本母亲——井内澄子，一直在不眨眼地“盯”着她！那是一位早年随着“满洲开拓团”来到中国，后来在战乱中死去丈夫又丢失了女儿的伤心母亲；那是一位日本战败回国后，对来自中国的任何有关“遗孤”的消息，都不会放过的执着母亲；那是一位既有“忍者”智慧，又有“女将”风度的雷厉风行的母亲，她太想念失散了的女儿了！她竟然凭借着冥冥中的灵感，凭借着山口组私家侦探的斡旋，将女儿——比赛中的“小美芳”辨认出来，尔后没过两天，就让小美芳“神秘地失踪了”……当年的这起“绑架乎？叛逃乎”的事件，在两国小报上被炒得沸沸扬扬，闹腾了半年有余才销声匿迹。

“美芳姐的性格还是那样爽朗，那样春风化雨般的亲切，

那样……”

“那样什么呀？快说，快说啊，女人最喜欢听甜言蜜语了，尤其到了人老珠黄的年纪。快说、快说，我可没你们男人那样的耐心烦，不说可用球拍子打屁股了！”

井内的语调还是那么霸气，就好像依然还活跃在球场上。

“那样叫人着迷噢！真想马上见到你，当面欣赏你的风采。还有，听说你的事业如日中天，替你高兴，也想当面道贺哩。”

从老爷子寄来的材料中，罗新宇已经知道了，郑美芳的新继父叫井内宽，是日本参议院的一位议员。郑美芳被母亲的新家接受后，凭借着天赋与聪颖，很快就在家族产业中站稳了脚跟，不仅策划了一系列的营销方案，还在海外投资方面业绩非凡，已经在土耳其、巴西等地投建有多家酒店了。

“哈哈，真是长大了啊，会哄人了啊！姐姐听了这几句话啊，简直就快一晕一过一去一了，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电话那边的井内，又是一痛开怀大笑。

他们约好第二天晚上在里兹·欧尔顿饭店见。她说她白天的日程排满了，晚上的也排得紧巴巴的。她说她在中国时，像个时间的“公主”，而来到日本，不知怎么了，就像个时间的“奴隶”了——什么6点至7点，要参加大韩航空的酒会啦；7点至7点半，要和设计公司讨论装修方案啦；而7点40至8点20，还要去“奥黛丽·赫本俱乐部”健身，8点半以后才有空儿。后天呢，也已订了飞往土耳其的班机，生活规律和生物钟早就颠倒了，跟鼯鼠和夜猫子没啥两样……

这是他们昨天通电话时的情景，仿佛隔世的因缘从睡梦

中惊醒。

2

跨上城铁电车的罗新宇，犹如唐璜跨上了马车，要去约会奥罗拉一样。

电车开始保持匀速前进。车厢里的氛围催人冥想，催人欲睡。此时的罗新宇，由于根本想象不出“美芳姐”已经变成什么样子，而索性不去想她了。就好像一旦明确了他是他心中的一条鱼，就不去想她是狮子鱼、剑鱼，还是海鳗、海豚了一样。他只希望随着这电车的奏鸣曲，松弛一下他的神经——那几乎被日本人压扁了的板块式神经。然而，他越想松弛一下，越想的心态反而像拧巴起来的猴皮筋，怎么也松弛不下来。于是恍恍惚惚之中，脑海里又浮现出刚来日本后不久，在一座海边小城金泽市，“邂逅”了一位大女孩时的情景。

那是一次工作、旅游一箭双雕的机会。

星期天一大早，罗新宇就从东京起程，先是乘新干线，而后换大巴，足足坐了五个小时的车，才赶到出差地点金泽市。

尽管天气预报说，局部地区有小阵雨，但是一路上风和日丽、晴空万里，金色的阳光婆娑着海韵，恩泽的海韵又婆娑着大地——金泽市还真像它的名字一样，用阳光和海韵的婆娑，迎接着远道而来的罗新宇。

金泽市最有名气的观光街，要数“香林坊”街上的“天狗店”了。

“天狗”，乃日本民间传说中的神兽，会飞，属吉祥物，类似中国的麒麟。所以人们就把它形象，干脆做成拟人化的面具，涂成肉红肉红的颜色，好彰显他人神化的地位。而“天狗店”门前挂着的那副面具，足足有一米多高，它挺拔而延伸出来的大鼻子，竟有两米多长，宛如红衣大炮的炮筒。听说每到节假日的时候，那里总是熙熙攘攘地人头攒动，挤满了参拜的游客。

罗新宇来到店门前，像诸多顶礼膜拜者一样，他也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来，摸了摸“天狗”那已经被人们摸过无数次的，且摸得锃光发亮的大鼻子。尔后，他撑起一副若有所思、思无邪的样子，走进对面的一家小餐馆，想借着美餐一番的心情，再仔细去品味一下“大鼻子”的妙趣。

然而，当他迈进那家餐馆，才发现了英雄所见略同。里面人声鼎沸，早已坐满了来客。而客人们呢，也正像罗新宇曾经听说过的那样，齐刷刷的，男明星的粉丝团似的，几乎都是年轻女性。罗新宇急忙找到靠窗边的一个位子坐下，点了瓶啤酒和一盘寿司，准备从自饮自乐开始。

本来一名男士，若是置身于瑰丽多姿的年轻女性们中间，那种感觉是很骄傲的，很超爽的，犹如进了“女儿国”一般。但是罗新宇今天，却对自己的境遇略显尴尬。因为这些“粉丝”之所以不约而同来到这里，其目的性已经再昭然不过了——参拜天狗君的大鼻子。那还用得着去挑明吗？还要拐弯抹角地解释吗？不用。那完全是基于一种强烈的生殖欲望，才发

韧而出的本能意识。

还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，罗新宇就曾听王维平老师调侃过“天狗”的故事。什么“天狗吞日”啦，“天狗娶亲”啦，“天狗战湿婆”啦等。王老师很有侃的资本，上世纪三十年代，就留学于日本京都大学美术系了。听说还没毕业呢，就娶了房东家的女儿，又当媳妇又当“模特”地用起来。他先是豪爽地为艺术而割爱，让媳妇白玉般的裸体上了画册。接着又走关系，让媳妇在当年风靡日本的电影《小红鞋》里做替身演员，过足了脱星瘾。这样一来，让那个“模特兼艺人”的日本女人，对王老师崇拜得五体投地，一口气为他生下了两个小“天狗君”。

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，日本陷入了输掉战争，甚至亡国亡族的边缘。王老师为了生计，也不得不丢掉艺术，去给苟延残喘的一家公司画室外海报。一天，他站在高处的架子上心神恍惚，一不小心，将蘸满浓彩的画笔蹭到高压线上！顿时一股蓝光和黑烟乍起，过击电流将他打倒在地……等他从医院里醒来的时候，起初只知道左手的三个手指被击掉半截，后来才愀然意识到，他身下的那只“天狗”也趴了架，从此怎么想硬也硬不起来了。王老师无奈，只好蔫不出溜地放弃了日本的一切，“丢”下妻儿跑回了中国。当然，后来也有人添油加醋地说，先是他的那个模特媳妇被美国大兵“包了月”，而后蹬了王老师，王老师才一气之下回的国。

回国后的王老师，直到上世纪中国结束了“十年动乱”，恢复了高等教育，才砖头出土，瓦片翻身，被起用当上了日语教授。每当王老师在授完主课之余，用他地道的日语调侃

生活中的风流韵事时，男生们的睾丸素就会明显地增加，课堂上下的气氛也会更加融洽，教学相长的效果也会立杆见影起来。可以说，罗新宇早就在王老师的言传身教下，感悟到了“天狗君的大鼻子”与“小鬼子”们的生存观、道德观、价值观之间的关系……

3

电车行进的律动像摇篮，又把他的思绪摇回到“香林坊”街的那家餐馆。

“我要抗议！不带小男生一起来参拜‘狗哥哥’，太没意思了！”

一声并不太高亢却很脆美的喊声，从旁边的餐桌传来，声音中还带着些许的矫揉造作。

“不行，抗议不成立！大家定好的事情就不要反悔嘛。”

“嘿、嘿，别压制民主啊，让她吐露一下心声好啦。”

“带小男生来多尴尬——他们不就是‘小狗狗’吗？带着‘小狗狗’来参拜‘大狗狗’，他们会自卑的啊……”

几个好像是“短大生”模样的女孩子，突然盘旋着抬高了她们谈话的声调，吸引着罗新宇，急忙咽下一大口啤酒竖耳恭听。

“我是说，要是带上岩田、前岛那几个哥们来，不是更热闹吗？可是你们硬是不同意，说什么怕偏离来玩的主题啦，怕影响我们虔诚的崇拜啦——怕、怕、怕，怕什么？要是我

们的理想、浪漫都让‘怕’给毙掉了，我们不是还要重蹈妈妈辈儿的覆辙？大家一起玩儿多开心，光会当一个男人的小便器，多悲哀，多没劲！”

刚才大喊“抗议”的那个女孩儿，丝毫不戒备餐厅内还有异性，像只求偶期的雌鸟，啁啾鸣叫。

“说什么啊贵美，真难听！应该说男人是我们的润肤露，是我们的蛋白食物链才对嘛。”

她的反驳方也不示弱。

“得了，别惜香怜玉了，还蛋白食物链哪？忘了上次你SOS求救，说你口食‘大天狗’噎住了，全灌进气管里了，哈哈哈哈……”

被称作“贵美”的女孩，依然快嘴快舌地独占鳌头。

“嘿、嘿，小声点儿，现在可不是午夜12点，不是在参加‘性感秀’节目！”

听着她们的贫嘴斗舌，以及哈、哈、哈前仰后合的嬉笑，罗新宇被震撼得五体投地！幸亏他当时口中无物，否则说不定也会被“呛”着，灌进气管里。

“啊呀，快看，天上飘来一块乌云，恐怕要下‘阵雨’啦！”

“贵美”又喊叫起来。不过这次丝毫没有了矫揉造作的部分，补充进去的，全部是天真、稚嫩的甜美颤音。

朗朗晴空，转瞬即雨。这可能是海滨交响乐中最不协调的咏叹调。

女孩儿的心，五月的云。这可能是男人的情商永远悟不出所以然的盲区。

借着观察外面雨势的心情转换，罗新宇好像重新找回了